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凯迪克大奖获得者

罗伯特·罗素作品集

基德船长的猫

Capt Kidd 's Cat

【美】罗伯特·罗素 著
伍雅清 向莉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Jl DE CHUAN ZHANG DE MAO

基德船长的猫

【美】罗伯特·罗素 著
伍雅清 向莉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德船长的猫 / (美) 罗素 (Lawson, R.) 著; 伍雅清, 向莉译.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7

(罗伯特·罗素作品集)

ISBN 978-7-5336-7595-0

I. ①基… II. ①罗… ②伍… ③向…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1945号

书 名: 基德船长的猫

作者: (美) 罗伯特·罗素
译者: 伍雅清 向莉

出版人: 郑可
项目统筹: 鲁金良

选题策划: 阿卡狄亚
责任编辑: 黄胜富

封面设计: 薛芳 张正文
特约编辑: 向琳君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539-292565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93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7595-0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是一只有灵性的猫讲述的基德船长的传奇故事。



前言

迈克·德莫特

“基德船长是个强盗！”“基德是个大海盗！”“基德是个杀人犯！”这些可恶的叛徒！

这都是一群鼠流之辈在造谣胡说！如果说比尔·基德是强盗的话，他还不如我那位住在沃平的姑妈塔比萨呢。至少她以前就干过那样的事，现在看来还是不思悔改，除非有人拖着她或用什么事阻挠她——她实在是太卑鄙了，是不会得到善终的。=

只要是腰缠万贯的绅士，我准能一眼就认出来。我实在是太了解他们了，他们中最好的和最坏的我都了如指掌。这些人中有柏吉斯和

大嘴巴艾维里、普兰特先生，也就是斯泰德·邦纳少校、爱尔兰和梅斯，还有维克、米森、巴特罗伯茨和库里福德等。我跟你们说，基德做的所有抢掠的事加起来都比不上艾维里的冰山一角。

可怜的比尔^①！这样一个说话不多、值得尊敬的纽约商人，就这样在处决犯人的码头被绞死了，还作为坏榜样被民谣小贩写进歌谣到处传唱，被牧师当成可怕的例子在传道中宣讲，就连在小孩子心中他也是个可怕的典型——这是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在我活着的时候，用我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一切。

他做过的最接近犯罪的事情，也不过是用泔水桶砸掉了一锅烦人的炖杂烩。很多船长都这么做过，但是从来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被称为强盗，也没有人因此被铁链锁起来呀。

比尔·基德做过的唯一一件错事，就是无论他的朋友地位高低贵贱，他都相信他们，总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当然知道这些，因为我就是他的朋友之一。但我可以自豪地说，除了在玩耍的时候以外，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他。我从来都不会做反咬一口养活我的人的事，也不会像其他强盗那样欺骗他，把他投进纽盖特监狱。我们是好伙伴，我会永远忠于他。如果有办法的话，我宁愿和他一起上绞刑架。

有关基德埋下一笔宝藏的事，我想告诉你，那其实都是无稽之谈。巴米到处寻找比尔的金子和珠宝，他挖下的洞合起来都能把一整艘探险号、雀达商人号和圣安东尼号船装进去，但是最后他一分钱都没有找到。

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在这群“可敬的”商人、巧布骗局的律

^①基德船长的小名。

师以及至高无上的海军军官大人完成他们卑劣的勾当之前，可怜的基德就已经没有什么钱砸到这场游戏中去了，更不用说有宝藏埋在地下了。

我当然知道的。在他上绞刑架之前，不就是我卖掉了左耳上的宝石戒指才为他买了一身干净体面的衣服吗？

接下来就是整件事情的实情。没错，就是我买的。



目 录

前言

1. 我换了船长	1
2. 基德夫人	11
3. 土耳其地毯	22
4. 他是真正的基德船长	31
5. 不祥的预感	43
6. 叛变	55
7. 水桶	67
8. 重回圣玛丽	79

9. 远帆前行	92
10. 贵族的承诺	105
11. 纽盖特	114
12. 盛开的樱桃树	124





1. 我换了船长

柏吉斯船长一踏进“船长休息室”，我立刻就察觉到麻烦要来了。如果说有什么是我最不想见到的，那就是麻烦了，因为我已经见得太多了。五年的海盗船生活，尤其是在酷热难耐的红海贸易中生活，对任何一只猫来说，都已经受够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汤姆·特尤船长把船锚捞起，我们在岸上住下来以后，我会如此高兴。

他挑选的定居地是纳拉甘西特^①，距离纽波特^②只有几里路，这真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与冒着腐臭热气的沼泽、圣玛丽^③的丛林和马达

^①美国东岸大西洋海湾，在罗德岛州。

^②美国东北部罗德岛州的滨海城市和重要海军基地。曾一度与普罗维登斯一起是罗德岛州的首府。

^③圣玛丽即圣玛丽岛，位于马达加斯加的东北部。



加斯加^①海岸相比，没有比搬到这儿更受人欢迎的选择了。

船长特尤在这里建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小屋，还给它起了个名，叫“船长休息室”。他给小屋配置了大量的柚木和桃花心木制成的家具、挂毯、亚麻饰品、银饰、马蹄铜管乐器和柔软的土耳其地毯，还有我们远航加勒比海、波斯湾和红海带回来的所有战利品。他有一对马达加斯加的奴隶夫妇为他效力，加上一笔投资在普罗维登斯^②和纽波特的可观财产，汤姆·特尤过得和任何一个贵族一样安逸、优雅。我们本来可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的，直到有一天，柏吉斯船长从伦敦带回来一条头条新闻。

特尤和柏吉斯坐在船长最喜欢的梨树底下，一边喝着朗姆混合酒，一边激动地讨论。至少柏吉斯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特尤基本上都是在听他说。

柏吉斯捶着桌子大声吼道：“汤姆，这样会永远毁了兄弟情分的。都是那个饭桶国王的错！那个肥头大耳又爱管闲事的国王为什么就不能少插手我们的事？红海的贸易如每个人所希望的那样顺利而乐观，现在他却产生了要除掉我们海盗的愚蠢念头！他说，‘我要让他们在海上尝点苦头，把他们从肮脏的巢穴中连根拔起，把所有有钱的绅士都送上绞刑架！’”

“和他周旋，”特尤点燃了他的烟斗，说道，“通过周旋和奉承来讨那些政治家的欢心。”

“你是说周旋？”柏吉斯喊道，“我们也不是没有和他周旋过。”

^①马达加斯加即马达加斯加岛，是非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的岛屿。

^②美国罗德岛州首府。是大西洋岸纳拉甘西特湾的重要海港。



没用的，汤姆。他已经准备把弗莱彻从纽约州州长的位置上赶下来，任命迪克·库特·罗德·贝洛蒙，他是个唱圣歌、固守道德观念的爱尔兰人，而且十分憎恨海盗。”

“这简直是暴行！”特尤愤愤不平地说道，“弗莱彻州长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我们所有有钱绅士的朋友。很多次我去他家吃饭喝酒，在他家的花园里安逸地休息，还坐过他的马车。他是个多么公平正直的人啊，除了属于他的百分之十的分红以外，其他一概不过问。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州长了，所有的纽约商人都这么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那个自命不凡的爱尔兰人切断红海贸易后，他们都将遭受灭顶之灾。我不知道将来还会发生什么，但是你首先要知道，一个做惯了海盗的人是不可能老老实实挣钱的。”



“这还不算呢，”柏吉斯气呼呼地哼了一声，“事情还远远没完。”他把烟斗填满，又灌下了一杯酒，继续说道，“我们可爱的国王，那个该死的，可不只是说说而已。他们还在为一场搜捕海盗的远征装备一艘新船呢，船名叫‘探险号’，配有三十四管炮。贝洛蒙和一些位高权重的高官，甚至是道奇·威廉本人都加入了，而且都有分红。局面十分危急，国王和贵族们已经开始剥削可怜的海盗们赚来的辛苦钱了，太可恶了！”

整个下午，他们就这样谈论和吼叫着。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厌烦透顶，于是去厨房找可可要点心。可可和莫可是从马达加斯加来的奴隶夫妇，特尤有一次和波尔德里奇国王玩掷骰子的游戏时，把他们赢了过来。这对波尔德里奇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可可是一名声名远扬的好厨师。他做的咖喱和秋葵汤可以款待任何一个有身份的贵族，他做的清蒸英格兰鳕鱼会毁了任何一只猫的好身材，连我都没有例外。

莫可是可可最喜欢的老婆。他把其他九个妻子以好价钱卖给了费城的一个奴隶贩子，并把这笔钱藏在了一节竹子里。他戏称这些钱是他的“九个妻子钱”，还说如果船长不再需要他了，他就用这笔钱去买一个酒馆。根据他们野蛮的习俗，莫可要承担所有的重活儿，包括给花园松土、看管奶牛、劈柴等，而可可只要做点煮饭、除灰和抛光之类的轻活儿就可以了。他们真是一对快乐的夫妻，把所有的东西都擦得锃亮锃亮的，房间也收拾得井井有条。

我刚刚把鱼吃完，就听到柏吉斯船长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着，一边登上了他的温和玛丽号船离开了海湾。特尤船长在梨树下坐了很久，一直看着平静的水面，然后长长吁了口气，叫来可可。

“收拾好衣服去小帆船上，”他吩咐道，“纽约有笔生意，你跟



我走，莫可留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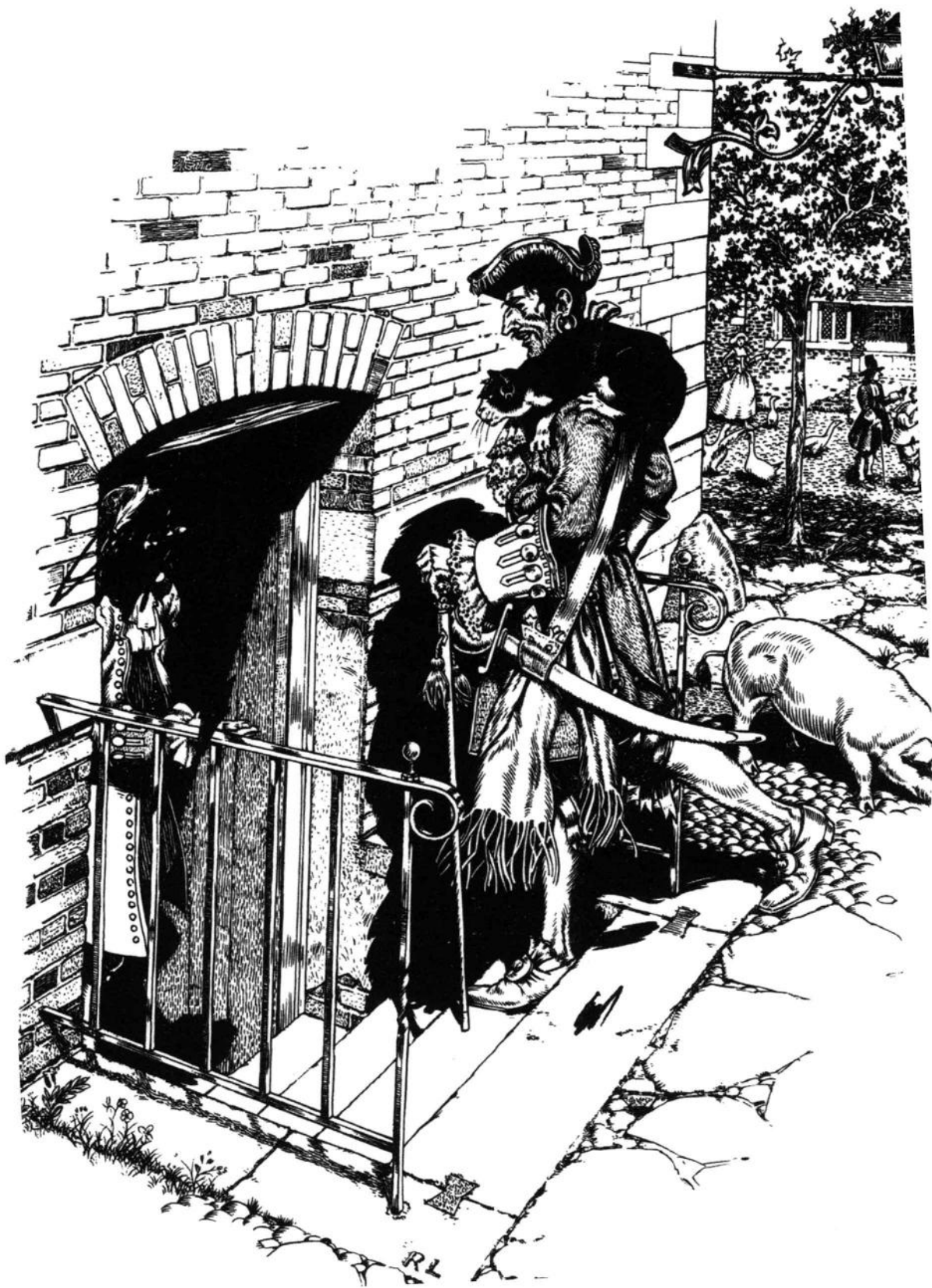
说完他抱起我，把我放到他的肩上，一边还挠了挠我的下巴。
“老猫，”他说，“看来我们平静的日子要到头了——不，是我平静的日子要到头了。”

独臂的迪克·斯塔林是我们的老军需官，一直住在特尤的小帆船上。此时，他已经将一切都准备妥当了，打扫船只、蓄水和准备食品的工作都已经做好了。我们乘着微风，随着退去的潮水顺流而下。此刻，太阳刚刚从“船长休息室”的后面慢慢落山。

此刻，岸边的房子和树木在昏黄的天空下透出漆黑的轮廓，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身着蓝裙子的莫可在前门向我们招手。一群鸭子栖息在长满芦苇的小海湾中，嘎嘎地叫着，像是在轻声抱怨，又像是在昏昏欲睡。四周安静祥和，却带着几分淡淡的忧伤。我要是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地方了，一定会更加难过的。

几天以后，我们几个就行走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了，我们的队伍一定非常惹人眼球。船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穿着他最好的蓝色外套，戴着镶有金边的帽子。他腰间的弯刀被磨得闪闪发亮，简直比得上他的银纽扣和金轮手枪了。可可头上戴着鲜绿色的头巾，身着橙色滚边的大衣，拖着所有的行李走在船长的后面。紧跟着的是独臂的迪克·斯塔林，他刚刮了胡子，身上洗得干干净净的。我呢，则趴在他的肩上。尽管如此惹眼，还是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我们。在纽约，人们已经习惯了海盜和他们的奇异装束。

我们投宿在纽约最好的一家酒馆，船长点了一盘我最喜欢的温牛奶混朗姆酒。我刚吃完，他就把我放到肩上朝着大街走去。路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马车和行色匆匆的人群。





我们走过几个街区，来到了珍珠大道。船长时不时地要用他的金头手杖把挡路的猪赶到一边。这里的房子都建得非常漂亮，不比伦敦的任何一栋房子差。过了一会儿，我们在最漂亮的一栋房子前长吁了口气。这是一栋用砖砌起来的房子，房子周围有一圈栅栏，上面的喷漆十分均匀干净，前门周围还有许多抛光得锃亮的铜塑，银质的门环上刻有“威廉·基德”几个字。

特尤船长似乎对这里的一切已经十分熟悉了，他并没有从前门进去，而是径直走进了房子侧边的一条小道。于是，我们来到了一扇低矮的、被漆成绿色的地下室门前，门上有一个铜盘，上面刻着“威廉·基德船长，海盗”。特尤用手杖急促地敲了几下门。不一会儿，门就开了。我们下了几个台阶来到了基德船长的住所。

当然，我早就听说过很多有关比尔·基德的事迹了：法国战争中，他是一个如何凶猛好斗的船长；他如何脱离航海生活成为纽约最富有的商人；他又是怎样和一个死过两任丈夫的有钱寡妇结为连理的；等等。

所以，在我刚见到他的时候，好像被人当头猛击了一下。他和我见过的所有船长都不一样，就像是一队战舰中赫然出现的一只小独木舟，不像船长倒像个矮个子的听差男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身黑色而朴素的呢子大衣，看起来根本不像以航海为生的人，倒像是乡村牧师或者账房会计。说实话，在看到他耳后夹着的羽管笔时，我还真以为他是个会计呢。直到他和特尤船长开始用水手的方式互相问候并重重地拍打对方的身体时，我的这种错觉才得以消除。他快速地走到碗柜前，拿出一瓶马德拉白酒和两只酒杯，这一系列动作像极了水手。等到他们坐下来以后，我便四处观望。



基德船长有一个小房间，远远不如特尤在“船长休息室”的大房间好，但是很舒适。穿过几个砖砌的拱门后，我看到一个像船货舱一样的地窖，里面装满了货物、酒桶、木桶和大箱子。看起来，这是一个抓老鼠的好地方。

“比尔，”特尤船长说道，“我想你也听说了那条消息吧。”

“确实，”基德船长回答道，“柏吉斯船长昨天已经过来了，酒馆和咖啡馆里到处都有人在谈论这件事。国王确实是要加强对海盗贸易的打击力度，这种荒谬的想法着实让人心烦意乱。要是我们的新州长贝洛蒙阁下真的像描述的那样危险的话，恐怕很多受人尊敬的商人将会面临毁灭的命运，包括——呃嗯——我自己。国王陛下竟然会考虑采取如此粗暴而不近人情的行动，我真的不能接受。一旦失去了掠夺的市场，红海的同胞们也要跟着受苦了。汤姆，你就幸运多了，你已经赚了一大笔钱，现在也退出了。”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特尤船长说道，“我并没有完全退出。我知道我曾经对着圣经发过誓，永远不再沾手海盗的事情。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做到金盆洗手的，只是我的同伴们都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你也知道水手们原本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见到他们时，心都碎了。善良、勤奋、自尊心强的海盗们竟然在扫大街或者沿路乞讨，有些甚至还为了一点儿微薄的报酬去工作。现在，那个蠢货贝洛蒙还威胁要断掉他们正当的活路！在他开始卑鄙的勾当之前，我一定要再出海一次。比尔，为了让我的同伴们有一次再站起来的机会，我会最后出海一次。这一次，我要他们以最合理的方式存钱，就是打也要把他们的榆木脑袋瓜打醒。”

“虽然我并不十分赞同你再次出海，汤姆，”基德船长一边说，